**第一章：裂天之灾**

地球像一头被困的野兽，咆哮着，挣扎着。天空燃起火幕，赤焰如血，撕裂云层，洒下炽热的灰烬。山脉崩塌，岩石如瀑布般坠落，河流逆涌，吞噬村庄。黑暗的阴影笼罩四方，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攫住世界的咽喉。那是黑暗势力，来自天外的恶灵，搅动人间，掀起无尽混乱。树木在狂风中哀鸣，地面裂开狰狞的口子，喷吐硫磺与绝望。凡人瑟缩，祈祷无用，唯有恐惧如潮水，淹没一切。

在中山之巅，圣殿的辉光与外界隔绝。女娲立于祭坛前，面容如玉，却苍白得近乎透明。面前是一块补天石，拳头大小，通体流转五色光华，似有生命般脉动。这是她耗尽元力炼制的最后希望。贴身侍女果果跪在一旁，眼中含泪：“主上，这最后一道工艺要融入您的魂魄，恐伤及根本，您三思啊！”女娲目光坚定，唇边却带一抹柔和：“果果，苍生危在旦夕，我若不舍身，何人能挡这黑暗？顾不得这么多了。”

她转头看向身旁的小女孩——幽幽，她的女儿，十四岁，豆蔻年华，眉眼间已有母亲的清丽与沉静。幽幽的小手紧握衣角，眼底藏着不属于孩童的懂事。女娲蹲下，轻轻抚着她的脸颊：“幽幽，你是我的女儿，生来与众不同。女娲一族的使命是护天下苍生，你要理解母亲，好吗？”幽幽点头，小脸严肃：“母亲，我知道的，您放心。”她的声音清脆，却带着一丝颤抖。女娲心头一暖，眼中闪过欣慰，起身对果果道：“若我有不测，幽幽便是新的中山之主。”果果拱手，泪落：“遵命。”

言毕，女娲闭目，纤手按在胸口。一滴心头之血缓缓渗出，赤如烈焰，滴入补天石。石身震颤，五色光芒大盛，似要冲破穹顶。女娲低喝：“不可再等！”她身化流光，携补天石直冲天际。黑暗势力化作黑雾，凝聚成千丈巨影，形如恶龙，口喷毒焰，爪撕虚空。女娲长发飞舞，手中补天石化作五彩光剑，与黑雾激战。剑光如虹，斩断雾爪，火星四溅；黑雾咆哮，化出万千触手，缠向女娲。她身形如风，左闪右避，剑光刺穿雾身，引来震天怒吼。每一击都撼动山河，天塌地陷，风卷残云。女娲额角渗汗，气息渐弱，却咬牙挥出最后一剑，补天石光芒暴涨，化作五道彩虹，刺入黑雾核心。巨影哀嚎，崩散成无数碎片，被彩光推向天外。

与此同时，南海边的森林却是一片宁静，阳光穿过椰林，洒下斑驳光影。十四岁的精卫跟着养父母在这野外写生，空气里弥漫着海盐与青草的味道。她的养父母是《山海经》的学者，父亲正低头勾勒山川轮廓，母亲在一旁研磨朱砂，笑声柔和：“精卫，别跑远，画好了就吃烤竹虫！”精卫咧嘴一笑，举起手中的小画板：“好嘞！”她三岁被这对夫妇从荒野捡回，因背部夹骨形似鸟羽，所以父母给她起名叫精卫（一种小鸟），夫妇俩将她养得活泼大胆，眼中总闪着好奇的光。

一阵哭声打破了宁静，像是从林子深处传来，稚嫩却惊恐。精卫耳朵一动，丢下画板就跑，母亲在后面喊：“小心，别跑丢了！”父亲拍拍母亲肩膀，笑：“这儿很安全，放心吧，我早探查过了。精卫机灵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母亲无奈摇头，没有追上去。精卫已钻进密林，荆棘划破她的衣角，她循声找到一处空地。一个男孩，比她矮半个头，跌坐在地，面前一条眼镜蛇昂首吐信，鳞片闪着寒光。男孩吓得连连后退，哭声哽咽：“别、别过来！”精卫心头一热，抄起一块石头，猛地砸向蛇头。蛇身一扭，扑向她，她灵巧闪身，抓起一根树枝，狠狠刺进蛇眼。蛇痛得翻滚，精卫趁势一脚踩下，蛇头粉碎，血溅草丛。男孩呆住，泪眼瞪圆：“你……你好厉害！”精卫拍拍手，咧嘴：“你爹娘呢？怎么一个人？”男孩摇头，嘴唇紧闭。她皱眉：“算了，跟我走，我爹娘会帮你。”

她拉着男孩往回跑，可刚到营地，天色骤变。一阵狂风呼啸而起，带着腐臭与低吼，树冠被撕裂，枝叶如刀乱舞。精卫护着男孩，眯眼看去，篝火已灭，父母的画具散落一地，人却无影无踪。“爹！娘！”她喊，嗓子沙哑。风中似有暗笑，项链在她颈间发烫，黄光微闪。她想起父母深夜的低语：“若他们来硬的，怎么办？”心底一寒，她拉着男孩四处寻找，直到天黑，筋疲力尽，只得躲进南海边的一个山洞。男孩蜷在她身旁，很快睡去。精卫摸着项链，低声呢喃：“爹娘，你们在哪儿？”

天边，女娲的战斗结束了。补天石嵌入裂缝，天穹愈合，黑暗被封于天外。云散，夕阳如熔金，洒下万道霞光，映得海面如琉璃，山峦披上紫金纱。风停了，世界安静得像刚出生的婴儿。精卫却一无所知。她回到营地，父母仍未归来，只剩画板上一幅未完的山海图，墨迹模糊，像泪痕。

黎明，海浪的咆哮惊醒精卫。她睁眼，海水如巨兽扑来，泡沫翻腾，男孩惊叫一声，被浪头卷走。“不！”精卫扑向海边，手抓空，浪花拍在她脸上，咸涩刺痛。她喊到嗓子破裂，男孩却无踪。她跌坐在沙滩，抓起一块石头，狠狠掷向海面。一下，又一下。路过的渔民远远看着，低语：“这丫头，在填海。”精卫没听见。项链黄光闪烁，像在回应她的悲伤。那一刻，她不知道，黑暗并未消亡，只是潜伏，等待反扑。

**第二章：应龙的千面**

南海的浪花像一群发狂的野兽，扑向礁石，咬碎又退却，永不餍足。岸边，精卫站在沙滩上，瘦小的身影被海的咆哮衬得更单薄。她的脸庞沾满盐花，眼神空洞却燃着倔强的火。她抓起一块石头，狠狠掷向海面，水花四溅，像是她的怒气炸开。一下，又一下，石头接连沉入浪底，像她的心，一点点被悲伤吞噬。几天了，她没说过一句话，喉咙像被沙子堵住，只有项链的黄光在她颈间微微闪烁，像是她唯一的朋友。父母没了，那个哭泣的男孩也没了，海像个贪婪的贼，把她的一切都偷走。她咬紧牙，捡起更大一块石头，恨不得把整个海填平。

“喂，小丫头，填海呢？海可比你倔，怕是你填到老也填不满。”一声戏谑从身后传来，带着笑意，像风吹过铃铛，清脆又刺耳。精卫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石头“啪”地落地，转身瞪去。眼前站着个少年，十七岁上下，模样俊美得让人挪不开眼，却又怪得让人心底发毛。他的脸像画卷，每看一眼都像变了样：眉毛忽而浓烈如墨，忽而淡如柳丝；眼睛一瞬锐如鹰隼，下一瞬柔如春水。长袍像是从戏台偷来的，红得像火，又流转出金、蓝、紫，像是活的。他的指甲涂着五色，闪着妖异的光，右手食指上，一枚戒指扭曲着形状，像是随时会化作什么怪东西。精卫皱眉，心想：这人，像是从山海经里跳出来的妖怪。

“你谁啊？吓死人了！”精卫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带着几分气恼。她这几天都没说话，憋了一肚子火，这回怼得毫不客气，“你这花孔雀，闲得慌跑来管我？”少年哈哈一笑，袍子一甩，蹲下身，捡起一块小石子抛着玩：“花孔雀？好称呼！不过我看你这小鸟，脾气比海还大，石头扔得再多，也填不平你的心吧？”精卫脸一红，瞪他：“你懂什么！少废话！”可她嘴角不自觉抽了下，像是被这怪人的话逗乐了。

她上下打量他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这少年气质古怪，像风，像雾，抓不住。他叫什么？从哪儿来？她皱眉，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少年笑而不答，眼睛眯成月牙，脸又变了，鼻梁高了点，下巴尖了些。精卫心头一跳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猛地逼近一步：“你是龙王太子，对不对？那海啸，是你们龙宫干的吧？我的爹娘，还有那个男孩，都是你们害的！”她声音拔高，项链黄光一闪，像在附和她的怒气。

少年笑容一僵，眼神闪过一丝复杂。他站直身，袍子颜色暗了些，像是海底的阴影。他低声说：“有点关系，但又不全是。”这话像谜，精卫皱眉：“什么意思？说清楚！”他却摇头，苦笑：“我？龙王太子？小鸟，你想多了。我叫应龙，龙宫里最没分量的家伙，哪有权力给你带路？我，根本没资格。”他的声音低下去，带着点自嘲，戒指上的光一闪，像在叹息。

精卫愣住，觉得这怪人突然不那么讨厌了。她坐下，拍拍旁边的沙地：“说吧，你什么故事？别装神弄鬼。”应龙挑眉，像是没料到她这么直接。他犹豫了下，坐到她身边，袍子铺开，像一摊流动的彩虹。他盯着海面，声音低沉：“我不是什么太子，是龙宫的私生子，爹不疼，宫里没人瞧得起。母亲……她，她生病去世了。”他顿了顿，指尖摩挲戒指，“她让我学会藏锋芒，所以我才整天换脸，穿得像个戏子，让人觉得我不学无术。没人注意我，我就安全。”他笑，笑得像风吹过荒野，凉飕飕的，“可安全，也挺没意思。”

精卫听着，心头一震。她想起自己的爹娘，深夜的低语，项链的温暖。她低头，声音小了：“我也是孤儿，被爹娘捡来的。他们画山海经，教我看世界。可现在……他们没了，那个男孩也没了。”她眼眶一红，赶紧别过脸。应龙没说话，捡起一块石头，轻轻扔进海里，水花溅起，像是替她哭了。两人沉默，海浪在远处低吼，像在诉说他们的故事。精卫突然觉得，这怪人虽然嘴毒，却像个老朋友，懂她的痛。

“喂，应龙，”她打破沉默，“你说，那海啸不是龙宫干的，是什么？”应龙眼神一暗，脸又变了，嘴角微翘，像在藏秘密：“有些东西，比龙宫还老，比海还深。你那男孩，兴许被它卷走了。”精卫皱眉，想追问，他却起身，袍子一抖：“想知道？那就别光顾着填海。去找你爹娘的山海经，答案兴许在那儿。”精卫一愣，摸向项链，黄光更亮，像在催她动身。她点头，眼神坚定：“好，我会找到的。你呢？帮不帮我？”应龙笑，脸又变，眼睛亮得像星：“看心情吧，小鸟。”

海下，龙宫的金殿灯火通明，珊瑚柱映着粼粼波光。南海太子斜倚王座，手中玉杯晃着琥珀色的酒，笑得志得意满。他心想：\*当年帮那人做事，换来这权势，虽提心吊胆，但如今女娲亲手除掉那恶灵，真是天助我也！\*他举杯欲饮，杯子却凭空被夺。一团黑雾盘旋，咕咚一声，将酒饮尽。太子大怒，拍案而起：“谁！胆敢抢本王之酒！”黑雾低笑，声音如刀刮骨：“连我都不认得了？”太子脸色煞白，颤声道：“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”黑雾接话，阴冷刺骨：“难道他没死？你想说这个吧？以为女娲那小娘们能灭我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继续为我办事，我绝不认输。若敢生二心，这龙座，你也别坐了。”太子浑身发抖，忙不迭点头：“是，是！”黑雾散去，杯子摔落在地，碎成一片冰冷的白。

**第三章：山海之约**

夜深，精卫的房间像被月光浸透，窗棂投下斑驳的影子，晃动如鬼魅。床上，她蜷成一团，额头渗出细汗，呼吸急促。梦里，森林又活了，狂风如刀，撕裂椰林，卷起漫天落叶。她的养父母站在篝火旁，画板摔落在地，墨汁淌成黑色的泪。风中，他们的身影被扯碎，母亲转头，眼神急切，嘴唇无声地张合，像是喊：“保护好山海图！”精卫伸出手，想抓住他们，可风更猛，父母化作飞灰，消散在黑暗里。她尖叫，声音却被吞没。

“啊！”精卫猛地惊醒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满身冷汗。她喘着气，抓起窗台上的凉茶，咕咚一口灌下，茶的苦涩压不住心头的慌。她缓缓下床，赤脚踩在冰冷的木板上，走到窗前。圆月高悬，金黄的光芒如水银泻地，照得屋外椰树和远处的海面都蒙上一层柔辉。精卫低头，握住胸前的项链，黄色吊坠在她掌心微微发烫，像在低语。她眼眶一红，泪水滑落，滴在项链上：“爹爹，娘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不想……不想再做孤儿。”

项链的光一闪，像回应她的呼唤。精卫愣住，记忆如潮水涌来。前两天，她刚过十四岁生日，爹娘把这枚项链挂在她脖子上，母亲笑得温柔：“这是爹爹娘亲亲手为你做的，精卫，戴着它，就像我们一直在你身边。”那天晚上，她兴奋得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月光从窗缝漏进来，照得房间亮堂。她听见爹娘在隔壁低语，母亲的声音带着怒气：“这些人太欺人太甚了！”父亲重重叹气：“我绝不交出山海图，绝不背叛地球！”精卫那时不懂，只觉得心跳得快，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

现在，她明白了。那些人，冲着山海图来的。爹娘不肯交，他们就……把爹娘抓走了。抓去哪儿了？她攥紧项链，脑子里突然冒出应龙的影子——那家伙一身花里胡哨，嘴上没个正经，可不知为何，她就是觉得他靠得住。精卫咬牙，抬头看天，月光在她眼里燃起一团火。她决定了，天一亮，就去找他。

天刚蒙蒙亮，海面还裹着薄雾，精卫冲到南海边，双手拢成喇叭，对着浪花大喊：“应龙！你哪儿呢？快出来，我有大事！”海浪翻腾，哗啦一声，水柱冲天而起，应龙从浪中冒出，湿漉漉的头发贴着额头，上身半裸，露出精瘦的胸膛，眼睛懒洋洋地眯着：“干嘛呀，大小姐？大清早的，困死我了，有啥急事？”他语气戏谑，嘴角一翘，精卫脸一热，耳朵微红，赶紧别开眼，嘀咕：“能不能穿好衣服再出来！”

她定了定神，把昨晚的噩梦和爹娘那夜的话一股脑儿说了。应龙听完，眼神一变，脸上的懒散没了。他一秒换了身行头，红袍如焰，流转金光，指甲的五色闪得刺眼。他的脸又开始变，眉毛忽浓忽淡，鼻梁一瞬高挺一瞬柔和，像个活的画卷。他盯着精卫的项链，目光深邃：“你得先找到山海图，咱们才能搞清楚他们为啥抓你爹娘。”精卫急了：“我找过了！家里啥也没有！爹娘爱画画，可我从没见过什么山海图，他们就是写写生而已！”话音刚落，项链黄光一闪，亮得像个小太阳。

应龙瞳孔猛地放大，脱口而出：“通感石！”精卫一愣：“啥？”应龙语气急促，像是发现了宝藏：“通感石，我在古籍里见过，以为是传说，没想到真有！这石头是你爹娘游遍山川，从没人知道的地方弄来的。得了这石头，就能把五感存进去，喜怒哀乐都能通过它传出去。”精卫眼睛瞪圆，心跳加速：“你是说，每次它亮，爹娘在跟我说话？他们还活着！”她声音颤抖，带着希冀。

应龙点头，脸又变了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：“对，他们还活着。地球这么大，只有你爹娘那样的博学者才知道宝物藏哪儿。山海图，八成是张藏宝图，标着这些宝贝的位置。他们抓你爹娘，就是为了这个。”精卫低头，攥着项链，脑子飞转。她猛地抬头，眼神坚定：“我要去救他们！我不知道路，但既然有通感石，它能告诉我方向，对吧？”应龙挑眉，袍子一甩：“试试看。”

精卫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项链低语：“爹娘，现在该往哪儿走？”项链静了一瞬，中间一抹黄光亮起，像指南针，直指北方。精卫心头一震：“是中山！”她看向应龙，语气不容置疑：“我要去中山。”应龙笑，脸上的变化慢下来，眼睛亮得像星：“我陪你。整天在龙宫寄人篱下，没劲。出去闯闯，说不定更有意思。”精卫愣了下，嘴角不自觉上扬：“好，那就一起！”

海风吹过，项链的黄光柔和下来，像在祝福他们的决定。精卫摸着它，心底燃起一把火。她不知道前路有多凶险，但有应龙这怪人在身边，她莫名觉得，找到爹娘的希望大了那么一点。远处的海面，浪花翻滚，像在为他们的冒险送行。

**第四章：南山惊魂**

南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，脊背嶙峋，岩石裸露，风从山谷吹过，夹杂着尘土和远处集市的喧嚣。这里是贸易的十字路口，商贾的吆喝、骡马的嘶鸣、刀币的叮当交织成一片乱糟糟的交响。山道崎岖，摊贩的棚子挤在崖边，挂着兽皮和草药，空气里飘着烤肉的油烟和汗臭。夜幕初降，火把的光在山壁上跳跃，像无数只不安的眼睛。

精卫和应龙走在羊肠小道上，背着简单的行囊。精卫的斗笠压低，遮住半张脸，项链在衣襟下微微发光，像在低语。应龙一如既往地招摇，红袍在风中翻飞，颜色从赤焰转到幽蓝，指甲的五彩映着火光，脸又变了，眉眼带点痞气，像是刚从哪个戏班子跑出来的。他哼着小调，瞥了眼精卫：“小鸟，瞧你这脸，像是欠了谁百两银子。想爹娘了？”精卫瞪他：“少贫嘴！中山还远着呢，走快点！”她嘴上硬，心里却有点暖——这怪人虽然不正经，路上倒没让她觉得孤单。

山道转角，忽传来一阵怒吼，夹杂着刀剑碰撞的脆响。精卫停步，耳朵一动，拉住应龙：“听，有打斗！”应龙挑眉，脸一闪，鼻子高了点，笑得像只偷腥的猫：“哟，热闹？去瞧瞧！”两人猫着腰，绕过一块巨岩，眼前景象让精卫心头一紧。

一个少年，十八九岁，身形高大，背着猎弓，腰间挂着箭囊，正被五六个彪形大汉围在山壁前。他手里握着一把短刀，刀光如电，逼退一个汉子的铁棍，却被另一个从侧面踹了一脚，踉跄倒地。少年咬牙爬起，脸上满是血污，眼神却亮得像狼，透着不屈。大汉头领狞笑：“后羿，还钱！欠了我们金老板的债，躲到天边也没用！”少年啐了口血，声音低沉：“我爹的药钱，我会还！但你们这高利贷，分明是坑人！”头领冷笑，举起铁棍：“嘴硬？今儿让你长记性！”

精卫攥紧拳头，项链烫得像火，她低声对应龙：“不能不管！”应龙叹气，脸又变，嘴角一翘：“大小姐，你心眼儿真好。行，瞧我的。”他袍子一甩，身形如风，眨眼冲进战圈，手指一弹，戒指光芒一闪，化出一道彩雾，迷了大汉们的眼。趁乱，他一脚踢翻头领，笑得欠揍：“哟，欺负人？问过你应龙爷爷没？”精卫没闲着，抄起一块石头，砸中一个汉子的后脑，那人嗷地倒地。她冲到少年身边，拉他起来：“快跑！”

三人且战且退，精卫灵活如雀，石头扔得又准又狠；应龙嬉皮笑脸，彩雾和戒指幻术耍得大汉晕头转向；少年后羿从箭囊抽出一支箭，搭弓射出，箭矢如流星，擦着头领的耳朵钉在岩壁，震得众人一愣。他低吼：“再追，我可不留情！”大汉们见势不妙，骂骂咧咧撤了，丢下一句：“后羿，你等着，金老板饶不了你！”

山道安静下来，火把的光照在三人身上。后羿喘着气，抹掉嘴角的血，看向精卫和应龙：“多谢你们。我叫后羿，猎户出身。你们是？”精卫拍拍手，咧嘴：“我叫精卫，他是应龙，路过这儿的……冒险家！”应龙翻白眼，脸变了，眼睛眯成月牙：“冒险家？小鸟，你可真会给自己加戏。”后羿愣了下，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：“不管啥身份，救命之恩，我记下了。”

三人找了块平地，生起篝火，烤起后羿猎来的野兔。油脂滴在火里，滋滋作响，香气弥漫。精卫啃着兔腿，忍不住问：“后羿，那些人干嘛追你？”后羿眼神一黯，声音低沉：“我爹得了重病，药贵得离谱。我借了金老板的钱，利息翻了几十倍，根本还不上。他们逼我，要么卖命，要么……”他握紧拳头，没说下去。精卫皱眉，项链又烫了下，像在警告什么。她低声说：“这金老板，八成不是好人。”应龙嚼着兔肉，脸一闪，嘴角带笑：“不止不好人，怕是跟更大的麻烦有牵连。”他没多说，眼神却深了。

后羿看着火光，忽道：“你们去哪儿？我欠你们一命，想还恩。”精卫犹豫了下，瞥了眼应龙，见他耸肩，索性直说：“我们去中山，找我爹娘。他们被抓了，跟一本叫山海图的东西有关。”后羿一愣，点头：“我跟你们去！我爹虽重病，但好在有兄弟照顾他。与其在这活活熬死，不如出去闯闯，也许能为我爹寻来治病之药。我有力气，会打猎射箭，路上能帮你们。”精卫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那太好了！”应龙懒洋洋道：“行吧，多个人，热闹点。不过丑话说前头，我可不负责给你擦汗。”后羿哈哈一笑，拍胸脯：“放心，我皮实！”

火光映着三人的脸，精卫觉得心头暖了些，像有了家。项链却突然一烫，热得她手一抖，吊坠黄光大盛，像在尖叫。她低头，皱眉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应龙瞥了眼，脸又变，语气难得严肃：“小鸟，这石头在警告咱们。前路不简单。”精卫咬唇，握紧项链：“不管多难，我都要找到爹娘。”后羿点头，眼神坚定：“我陪你们。”应龙笑，袍子一甩：“那就走着瞧吧，冒险家们。”

夜风吹过，火苗摇曳，南山的影子在远处张牙舞爪，像在窥视这支新生的队伍。项链的光渐渐暗下，但精卫知道，危险正在靠近。

**第五章：中山圣殿**

中山如一位沉睡的神祇，巍峨耸立，山巅云雾缭绕，似仙帔轻舞。翠峰间，瀑布如银练垂落，溅起水雾，折射出七彩虹光。山麓的圣殿金光熠熠，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，宛若天宫。殿前的祭坛周围，香火袅袅，信众的低吟如潮，汇成庄严的乐章。这里是神灵的摇篮，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棵古木都仿佛藏着创世的秘密。风吹过，带着松脂与花香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让人心生敬畏的肃穆。

精卫、应龙和后羿踏上通往圣殿的玉石长阶，阶旁站满了身披白袍的侍卫，手中长矛映着寒光。鼓声低沉，似大地心跳，迎宾的钟鸣响彻云霄。精卫抬头，斗笠下的眼睛瞪得溜圆：“这……也太气派了吧！”应龙哼了声，袍子从红转紫，脸一变，嘴角带笑：“小鸟，见识少了吧？这可是中山，女娲的家。”后羿背着猎弓，挠挠头，咧嘴：“比我们南山的集市强多了！”三人虽嘴上轻松，步子却不由得放慢，被这威严震住了。

圣殿大门缓缓开启，百名侍女手持莲灯，鱼贯而出，灯火如星，照亮殿前的广场。人群中央，一少女缓步走来，年约十五，容貌清丽如月，身披流云锦袍，裙摆绣着山川河流，似将整个大地揽入怀中。她便是幽幽，女娲之女，中山之主。她的眼神温柔却深邃，像能看穿人心，步伐从容，带着天生的威仪。侍女果果跟在身后，低声禀报：“主上，他们到了。”幽幽颔首，目光落在精卫身上，微微一笑：“欢迎，山海经的后人。”

精卫愣住，项链在她胸前一烫，黄光一闪。她结巴道：“你……你认识我爹娘？”幽幽走近，声音如清泉：“你的父母，是绘制《山海经》的学者，他们的名字，刻在中山的史册上。你是精卫，对吗？”精卫点头，心跳加速，项链的光更亮，像在回应。应龙挑眉，脸又变，眼睛眯成月牙：“哟，大小姐，这欢迎排场够大，啥时候给我也来一出？”幽幽笑而不语，目光扫过后羿，点头致意：“猎人之子，欢迎。”后羿憨笑，挠头：“谢了，头一回见这么大场面。”

幽幽引三人入殿，殿内金柱雕龙，壁画绘满神兽与星辰，穹顶镶嵌夜明珠，散发柔光。殿中央，一座水晶祭坛悬浮，坛上五色光芒流转，似在低语。幽幽站在坛前，声音沉稳：“你们来得正是时候。黑暗势力，曾险些毁地裂天。我母亲，女娲，耗尽元力，以心血炼成补天石，将其封于天外。但……”她顿了顿，眼神一暗，“黑暗势力的灵魂碎片逃脱，藏入深海，掳走了一个男孩，名叫黄帝。”

精卫心头一震，脑子里闪过那个哭泣的男孩，握着项链的手一紧：“黄帝……是他！”幽幽点头：“你见过他。他是未来之希望，却被黑暗势力控制，意欲借他的身体重返人间。”后羿皱眉，握紧弓：“这黑暗势力，太恶毒！”应龙哼了声，脸一变，语气带刺：“恶毒？那可是老玩家，耍阴招的祖宗。”幽幽目光如炬，看向应龙：“你知其狡诈，更应知其危险。”

她转身，指向祭坛：“补天石碎成五色石，散落四方。唯有集齐它们，方能彻底封印黑暗势力。”幽幽的声音铿锵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，“我委托你们，寻找五色石，阻止黑暗势力。”精卫咬唇，项链烫得像火，她点头：“我答应！为了爹娘，为了黄帝！”后羿拍胸脯：“算我一个！这恶灵，敢害人，我一箭射穿它！”应龙懒洋洋甩袍子，脸又变，笑得吊儿郎当：“行吧，反正闲着也无聊，陪你们玩玩。”幽幽看向三人，眼中闪过欣慰：“好。但此行凶险，单靠你们，恐难成事。我建议你们前往西王母天庭，她知五色石的线索。”

果果上前，低声劝：“主上，您身份尊贵，怎可亲涉险境？”幽幽摇头，目光坚定：“母亲以身殉道，我岂能袖手？黑暗势力未除，中山不安。我与他们同往。”精卫瞪大眼：“你……你也要去？”幽幽微笑，袍袖一挥，五色光华在她身后流转：“我是女娲之女，护苍生是我的命。我信你们，也请你们信我。”

殿外，钟声再响，似为这支新生的队伍送行。精卫摸着项链，黄光柔和，像爹娘在远方点头。应龙瞥她，脸一变，挤眉弄眼：“小鸟，队伍壮大了，怕不怕？”精卫哼了声，嘴角却翘起：“怕？有你们在，我啥都不怕！”后羿哈哈一笑，弓弦一拨，铮然作响：“对！干翻那黑暗势力！”幽幽走在最前，背影如山，稳稳引领。殿内的夜明珠微微颤动，五色石的光芒在祭坛上跳跃，像在低语：前路漫漫，危险已近。

**第六章：南海的背叛**

南海像一张巨大的黑幕，浪涛翻滚，泡沫如鬼火，在夜色中闪烁。海风腥咸，夹杂着低沉的咆哮，像是深渊里有什么巨兽在喘息。远处的龙宫若隐若现，尖塔如獠牙，刺破雾气，幽蓝的光从海底透出，诡异而冰冷。空气里弥漫着不安，像是暴风雨前的死寂。四人站在一艘简陋的木舟上，舟身在浪中颠簸，吱吱作响。精卫紧握船舷，斗笠被风掀得歪斜，项链在她胸前微微发烫，像在警告。应龙站在船头，红袍暗得像凝固的血，脸上的变化比平时慢，眉眼间藏着罕见的沉重。后羿背着猎弓，箭囊在风中晃动，皱眉盯着海面：“这地方，总觉得不对劲。”幽幽一身白袍，裙摆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目光如炬：“南海是通往西王母天庭的必经之地，但龙宫……藏着秘密。”

他们决定先探南海，查清黄帝失踪的真相。精卫咬唇，脑海里闪过那个被海啸卷走的男孩，项链一烫，她低声对应龙说：“你不是说，海啸跟龙宫没关系？现在咱们在这儿，你最好说实话。”应龙脸一僵，戒指光芒一闪，脸变了，嘴角勉强扯出笑：“小鸟，急啥？龙宫的事，复杂着呢。”他的语气轻佻，可眼神却躲闪，像在掩饰什么。精卫皱眉，项链黄光大盛，烫得她手一抖：“应龙，你到底瞒了什么？”后羿挠头，插话：“对啊，兄弟，你这脸变得比天气还快，是不是有啥心事？”幽幽目光扫过应龙，语气平静却压迫：“应龙，团队需坦诚。若你隐瞒，恐误大事。”应龙哼了声，袍子一甩，脸又变，眼睛眯成月牙：“放心，我啥时候坑过你们？不过……龙宫的水，确实深。”

木舟靠近一座珊瑚礁岛，岛上怪石嶙峋，海藻缠绕，像一张张扭曲的脸。四人弃舟登岛，脚下湿滑，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。精卫摸着项链，低声说：“黄帝就是在这儿被卷走的。我感觉……他还在附近。”幽幽点头，手按祭坛玉佩，五色光一闪：“中海离此不远，黑暗势力的灵魂碎片藏在那儿。我们得查龙宫，逼他们交人。”应龙却停下脚步，脸上的笑没了，声音低沉：“龙宫……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”精卫转头，盯着他：“那你说，是怎样？”应龙沉默，戒指光芒闪烁，像在挣扎。

岛中央，一座破旧的石坛映入眼帘，坛上刻着龙纹，散发幽光。幽幽走近，玉佩与龙纹共鸣，发出低鸣。她皱眉：“此地曾有秘法，像是……召唤之术。”精卫心头一震：“召唤？召唤啥？”话音未落，地面一颤，海水沸腾，一道黑影从水底冲出，化作人形，披着鳞甲，手持三叉戟，正是南海太子。他的眼神阴鸷，嘴角挂着冷笑：“女娲之女，山海经的后人，还有……叛徒应龙。你们胆子不小，敢闯我南海！”应龙脸一变，袍子暗得像墨，戒指光芒暴涨，低吼：“叛徒？你也好意思说！”精卫瞪大眼，项链烫得像火：“应龙，你认识他？”

太子冷笑，手一挥，海水化作水刃，劈向四人。后羿搭弓射箭，箭矢如电，逼退水刃。幽幽玉佩光芒大盛，化出光盾，挡住攻势。精卫抄起一块珊瑚，砸向太子，喊：“说！黄帝在哪儿？”太子狞笑：“想知道？问黑暗势力去！”应龙突然暴喝，戒指化作彩光，卷向太子，声音带着恨意：“你害我母亲，还敢提黑暗势力！”精卫愣住，脑子里一片乱：“你母亲？啥意思？”太子哈哈大笑：“应龙，你那贱婊子母亲，敢挡我路，我替黑暗势力除掉她，换来这龙座！你呢？还不是个丧家犬！”应龙眼眶发红，脸不再变，露出真容——俊美却苍白，眼神如刀：“你会付出代价！”

战斗爆发，太子召来海水，化作巨浪，席卷小岛。幽幽光盾撑住，喊：“一起上！”后羿连射三箭，箭箭逼命；精卫灵活如雀，珊瑚砸得太子节节后退；应龙彩光如剑，刺向太子胸口。太子怒吼，戟光一闪，逼退众人，狞笑：“黑暗势力的魂在黄帝体内，你们杀不了他！”精卫心头一震，项链黄光狂闪，像在哭喊。应龙却像疯了，彩光暴涨，刺穿太子肩头，血染海水。他咬牙：“我母亲的仇，今天清算！”可太子狞笑，手一挥，海底裂开，一头海怪冲出，百丈长，鳞甲如铁，口喷毒雾，巨尾扫来，海水化作漩涡，卷向四人。

“跑！”幽幽喊道，光盾被怪尾击碎。精卫拉着应龙，喊：“走！不能硬拼！”后羿射出一箭，刺中怪眼，引来怒吼。应龙喘着气，脸苍白，眼中满是恨：“我不会放过他……”精卫拽着他，项链烫得她手抖：“应龙，先活下来！”幽幽玉佩光芒一闪，化出光舟，四人跳上，乘风破浪，逃离小岛。海怪追来，巨浪滔天，幽幽咬牙，玉佩全力催动，光舟如箭，冲出漩涡。

远处，龙宫的幽光渐淡，海怪的咆哮渐弱。四人喘着气，木舟漂在海上，夜色沉沉。精卫瞪着应龙，声音发颤：“你母亲……到底怎么回事？之前听你说你的身世，不单单是生病去世了对吗。”应龙低头，戒指光芒暗下，声音沙哑：“我娘……她发现太子勾结黑暗势力，威胁要揭发。他杀了她，保住龙座。我那时太小，只能装疯卖傻，才能活。这枚戒指就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最后的遗物，刚才不知道为什么，戒指牵引的厉害，我根本控制不住我的意念”他笑，笑得像哭，“我一直想报仇，可我怕……怕连累你们。”精卫眼眶一红，项链黄光柔和，像在安慰：“你不是一个人了，我们是队友。”后羿拍他肩，咧嘴：“对！兄弟，有仇一起报！”幽幽点头，目光坚定：“太子与黑暗势力勾结，罪不可赦。我们须尽快找到五色石，救黄帝。”

应龙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暖意，脸慢慢变回，嘴角一翘：“好，小鸟，你可别后悔。”精卫哼了声，嘴角却翘起：“后悔？才怪！”木舟乘风，朝东海驶去，夜风吹过，项链的光芒在精卫胸前跳跃，像在指引前路。可她知道，太子的话如刀，刺进心里：黄帝体内，有黑暗势力的魂。他们的路，比海还深，比夜还黑。

**第七章：第一块石头**

东海悬崖，雾锁青崖，  
浪吼如雷，鹤唳穿霞。  
怪松虬立，隐神藏杀，  
迷离破朔，暗潮欲发。

精卫胸前的项链猛烈震颤，宛如心跳。黄光迸发，烫得她掌心发麻，像在尖叫。幽幽白袍如雪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流转，沉声道：“我有感应，五色石之一，在此。”她目光扫向崖顶孤岩，雾气中，一块青石赫然悬浮，高耸神圣，蓝光幽幽，如海心之星。精卫心跳加速，项链光芒更盛：“青石！我要拿它救爹娘，救黄帝！”她正要冲上前，应龙猛地拉住她，红袍暗如深渊，脸变迟缓，低吼：“小心，有诈！”话音未落，数团浑圆火球破雾而出，拖着炽热尾焰，轰然砸来，伴随巨石如陨，震得崖壁颤抖。

四人迅速摆阵，幽幽玉佩化光盾，厚如城墙，挡住火球与巨石，火星四溅，石屑如雨。后羿搭弓，箭矢擦着火球射入雾中，引来怒唳。精卫紧握项链，咬牙：“敌人藏在暗处，这盾撑不了多久！”幽幽目光如水，沉稳道：“我们在明，敌在暗，需智取。”后羿眯眼，嘴角一翘，智多星的狡黠尽显：“我有计！咱们四人，分工破敌。精卫引火先锋，吸引注意力；我震石干扰，用小石弹乱敌阵；应龙伪装地形，潜入夺宝；幽幽守撤退路，掩护我们。一击即退，绝不恋战！”他指着崖壁怪松：“那儿有藤蔓，可做陷阱。精卫，你冲最前，拖住敌人！”

精卫眼睛一亮，咧嘴：“好！就这么干！”幽幽从袖中取出一面古镜，镜面如水，流转五色：“这是母亲留下的反光镜，能折返天火，精卫，你持它护身。”精卫接过，镜面凉如冰，项链黄光一闪，像在祝福。应龙点头，戒指光芒微颤，声音低沉：“我试试……但这戒指，怕又作妖。”后羿拍他肩，语气坚定：“兄弟，你的心比它强，顶住！”应龙一愣，眼中闪过清明：“好！”

薄雾如纱，精卫一抹火红身影破空而出，身披赤羽轻甲，手持反光镜，项链黄光如焰。她踏风而行，宛若凤凰，迎向扑来的炎羽鸢——翼展丈余，羽毛烈焰流转，喙喷火球，眼中杀意如刀。“砰！”一团火球轰来，热浪如山，精卫侧身翻滚，反光镜划出银弧，火球折返，砸向崖壁，震得碎石如雨，惊起万鸟。“来追我啊，火鸡！”她勾起嘴角，舌尖一吐，挑衅地冲炎羽鸢吹气。鸢怒唳，火球连发，精卫在崖间穿梭，残影与火光交织，镜面映出她的笑，英勇无畏，拖住敌势。

与此同时，后羿登上崖腰，弓弦轻响，非金羽箭，而是震纹石弹。他眯眼锁定崩石雕，巨鸟双瞳寒光闪烁，喙吐百斤飞石，静如山岳。“就等你动！”他低喝，石弹射出，击中地面，震纹引发岩石塌陷，轰隆如雷。崩石雕怒啸，飞石如暴雨，砸向空地，崖壁震颤，石雨如幕。后羿敏捷翻身，滑下怪松，石弹连发，精准扰敌，逼雕追击，空地化作乱石场，巨鸟阵脚大乱。

雾中，应龙匍匐，戒指光芒刺眼，幻觉袭来：母亲血染白衣，低语：“青石有毒，勿碰！”他咬牙，汗湿额角，身形化作青灰岩体，纹路斑驳，与崖壁融为一体。每步挪移，呼吸与大地共振。炎羽鸢与崩石雕被引开，岩台破绽乍现，他如流沙滑向青石。戒指再闪，幻觉更烈：黑雾化黑暗势力，狞笑：“你会毁一切！”应龙低吼，强压心魔，贴地滑至青石前。蓝光刺眼，他伸手欲取，幻觉狂涌，母亲哀求：“放手！”他僵住，手悬半空。

“应龙，你在干嘛！”精卫的喊声如雷，穿透幻觉。后羿怒吼：“兄弟，醒醒！”幽幽轻喝：“心若坚，幻自破！”应龙咬破舌尖，血腥味冲散黑雾，他怒吼：“你不是我娘！”意志如刀，斩断幻觉，手猛地抓住青石，蓝光暴涨，照亮雾霭。炎羽鸢感知异动，俯冲而下，火球如雨。幽幽白影闪出，静若幽兰，动如惊鸿，双手扬起，风影锁针飞射，精准击中鸢翼关节，逼它失衡，撞上崩石雕的飞石。两鸟相击，惨唳震天。

“撤！”幽幽喊道，玉佩光芒化光索，缠住怪松。四人顺索滑下，精卫在前，反光镜挡住余焰；后羿断后，石弹扰敌；应龙握着青石，踉跄跟随；幽幽光索收紧，护住退路。崖顶火光渐弱，鸟唳渐远。

夜沉如墨，四人落地，西谷安静。青石在应龙手中温热跳动，蓝光柔和，像在诉说女娲的遗愿。精卫喘气，笑得像偷到宝：“后羿，你的计，绝了！那两只鸟，估计得气晕！”后羿哈哈大笑，拍弓：“智多星的名号，不是白叫的！”幽幽收起锁针，淡淡一笑：“精卫的勇，后羿的智，应龙的坚，完美无伤。青石是希望之始。”她目光扫过应龙，语气深邃：“你的意志，胜过了黑暗。”

精卫却皱眉，走近应龙，项链黄光一闪，语气尖锐：“你刚才又怎么了？差点坏事！”应龙低头，戒指光芒暗淡，脸苍白，声音沙哑：“幻觉……我看见我娘，说青石有黑暗势力的影子。我差点……”他握拳，眼神痛楚，“我又拖了后腿。”精卫咬唇，怒气上涌：“应龙，你老瞒着，我们怎么信你！”后羿挠头，劝道：“小丫头，我也不容易啊，戒指邪乎，八成被黑暗势力动了手脚。”幽幽目光如水，沉稳道：“应龙，你的母亲希望你坚强。戒指若有异，需坦言，我们共担。”

应龙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暖意，苦笑：“小鸟，我不想害你们。幻觉里，我娘让我放手，可我……不能。”精卫盯着他，项链渐渐冷却，叹气：“好，我再信你。但别再让我失望。”应龙点头，脸慢慢变回，嘴角一翘：“放心，我还得陪你闹腾。”可精卫心底，信任的裂缝以出现，屡屡崖风，冷冷吹过。

海风吹散雾气，东海波涛低吟。青石蓝光脉动，幽幽看向远方，声音沉稳：“西王母天庭是下一站。黑暗势力的爪牙已近，需更快。”后羿拍弓，咧嘴：“下块石头，我再来一招！”精卫握紧项链，笑，瞥了眼应龙，心头沉重。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如泪，像在低语：危险，藏在更深处。

**第八章：西王母天庭**

云霄宫殿悬于九天，宛若琉璃织梦。白玉宫墙泛月华流光，金瓦如龙鳞，映着云霞万丈。仙雾缭绕，灵鹤翩舞，瑶草奇花吐清香，空气中仙乐低吟，如玉珠落盘，悠悠不绝。天梯由星辰凝就，踏之如凌虚空，光晕涟漪。四人拾级而上，精卫紧握青石，项链黄光跳跃，似在低语。应龙红袍流转幽蓝，脸变化迟缓，戒指微光暗藏波澜。后羿背着猎弓，瞪眼四顾，咧嘴：“这地方，比中山还神气！”幽幽白袍如雪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柔和，目光沉静：“西王母乃众神之尊，她的话，关乎黑暗势力的生死。”

天梯尽头，大殿门开，仙侍持莲灯引路，灯火如星，映出殿内气象：白玉柱雕凤凰，穹顶绘日月星辰，中央玉台悬浮，上坐西王母。她容颜如玉，目若星河，身披九彩仙裳，裙摆如云海翻涌，威仪中透着温润。精卫心跳加速，项链一烫，忙低头行礼：“西王母，我们为五色石而来。”后羿挠头，憨笑：“您这宫殿，太漂亮了！”应龙脸一变，挤出笑：“仙尊，黑暗势力的事，希望您可以给点线索。”幽幽上前，袍袖轻挥，恭声道：“母亲曾言，西王母知天地秘辛，求指点。”

西王母目光如水，扫过四人，落在青石上，微微颔首：“女娲之女，山海经后人，猎人之子，龙宫弃子，你们心坚如石，青石既得，命数已启。”她声音如仙乐，悠远震魂，起身，玉台光芒流转，映出一幅幻景：混沌初开，天地未分，两道身影并肩而立，一者持斧，光耀如日；一者化雾，暗藏狡黠。西王母眼神一黯，声音低沉，带着掩不住的痛楚：“你们口中称他为黑暗势力，在我这，他可是我曾经的爱徒---赏今。赏今与盘古，皆吾爱徒，混沌中同修创世之道。盘古心正，欲劈山河，塑生灵；赏今才华绝世，却心机过重，欲控万物，凌驾天地。”

她顿了顿，目光如坠深渊，似在回忆往昔：“我教他们仁心，望他们共创盛世。可赏今渐入歧途，怨念滋生，黑化成魔。我心如刀割，终将他摒弃，封于天外。”她闭目，仙裳微颤，声音几近哽咽：“他曾是我的骄傲，聪慧如星，然心魔吞噬了他的光。我亲手断他前路，却未能救他……”幻景中，盘古斧劈混沌，山河初现；赏今化黑雾，咆哮天外，怨气如潮。精卫心头一震，项链黄光大盛，像是黄帝的呼喊。她咬唇：“黄帝……我们一定要救他！”

西王母睁眼，目光重归清明，沉声道：“赏今怨念不灭，灵魂碎片潜入中海，掳黄帝，欲借其身重生。五色石乃女娲心血，蕴创世之力，集齐可封赏今，永镇中海。”她看向幽幽，语气柔却重：“然，女娲魂魄已融入五石，封赏今，或损其永魂。”幽幽一颤，玉佩光芒乱颤，袍袖掩面，泪光闪烁，声音微抖：“母亲的魂……在石中？”西王母颔首：“她以身殉道，魂依五石，护苍生安宁。集石封魔，你或失母亲永魂。”

幽幽低头，泪落如珠，精卫走近，握住她手，项链黄光柔和：“幽幽，你的痛，我懂。我也想救爹娘。我们一起，找齐石头，灭赏今！”后羿拍胸脯，豪气道：“对！有我在，啥魔都射穿！”应龙沉默，戒指光芒一闪，脸变了，眼神复杂：“封赏今……我娘的仇，也能了。”幽幽深吸气，抬头，目光坚毅：“母亲护天下，我岂能退缩？西王母，请告知余石何在。”

西王母挥袖，幻景转至中海：黑雾弥漫，岛屿如獠牙，暗流咆哮。她沉声道：“中海凶险，赏今爪牙盘踞，余四石散于其间。红石在火山，黑石在幽谷，白石在冰川，黄石在沙海。每处皆有守护，凶过东海神鸟。你们需智勇兼备，方能成事。”精卫咬牙：“再凶，我也去！”后羿咧嘴：“仙尊，放心，我的箭不虚发！”应龙脸一变，笑得吊儿郎当：“中海？听起来挺热闹。”幽幽目光如炬：“我们四人，定不负所托。”

西王母目光柔和，玉台光芒一闪，四枚玉符飞出，落入四人手中：“此符护身，可抵中海暗流。去吧，女娲之志，盘古之愿，皆在你们肩上。”她语气沉重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色：“但记，赏今狡诈，心魔最难防。莫让裂痕毁心。”精卫心头一沉，瞥了应龙，项链黄光一闪，像是叹息。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暗藏波澜。

殿外仙乐再起，灵鹤振翅，送四人下天梯。精卫握着玉符，青石在怀中脉动，项链黄光跳跃，像爹娘的叮嘱。后羿拍弓，豪气道：“中海！下一个是谁？”应龙脸变，挤笑：“小鸟，别瞪我，我这回靠谱。”幽幽走在最前，白袍如雪，背影如山，声音低沉：“母亲的魂，苍生的安，我都要护。”精卫点头，心头却沉甸甸：中海的黑雾，比天庭的云，更冷，更深。

**第九章：红石的试炼**

西部火山荒漠如炼狱，赤地千里，黑岩龟裂，热浪扭曲空气，宛若鬼魅起舞。火山口喷吐浓烟，熔岩如血，淌入沟壑，发出嘶嘶低吟。天空灰黄，硫磺味刺鼻，远处的沙暴如巨兽咆哮，遮天蔽日。四人踏着烫脚的岩板前行，精卫紧握青石，项链黄光跳跃，烫得掌心发麻，指向火山深处。应龙红袍暗如焦炭，脸变化迟缓，戒指微光闪烁，藏着不安。后羿背着猎弓，汗湿额角，咧嘴：“这鬼地方，比烤炉还狠！”幽幽白袍蒙上一层灰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微弱，沉声道：“红石在火山心，守护者必凶。小心。”

精卫咬牙，项链一烫，像是爹娘的催促：“黄帝还在赏今手里，红石我拿定了！”她目光扫过应龙，心头一沉。自东海一战，这家伙的戒指越发邪乎，藏着秘密让她不安。应龙察觉她的注视，脸一变，挤出笑：“小鸟，瞪我干嘛？怕我被烤成龙串？”精卫冷哼：“你少逞能，别又拖后腿。”应龙哼了声，戒指光芒一闪，眼神复杂。

火山口前，岩浆湖沸腾，热浪扑面。一团烈焰自湖中升起，化作火灵，高丈余，通体赤焰，双眼如熔岩流转，手持焰鞭，威势如焚天。岩台中央，红石悬浮，拳头大小，赤光脉动，如心跳。精卫眼睛一亮：“红石！”火灵怒吼，焰鞭一挥，岩浆如箭，射向四人。幽幽玉佩化光盾，挡住岩浆，沉声道：“不可硬拼！”后羿搭弓，箭矢擦着焰鞭，钉入岩壁，震得碎石飞溅：“这家伙，比东海那鸟还猛！”

应龙袍子一甩，低喝：“我来引它！”他戒指光芒暴涨，身形化作数十只火隼，绕着火灵乱舞，彩光惑目。火灵鞭影如网，追逐隼影，岩浆四溅。精卫喊：“好机会！”她和后羿冲向岩台，幽幽光盾掩护。可应龙动作突然一乱，戒指光芒刺眼，幻觉袭来：母亲身影浮现，血染白衣，哀求：“别再杀人！”他一愣，火隼幻影散乱，焰鞭扫来，直击后羿。后羿猝不及防，箭矢脱手，险些被鞭影吞没。

“后裔！”精卫怒喊，抄起一块黑岩，砸向焰鞭，逼它偏离。幽幽光盾暴涨，护住后羿，沉声道：“应龙，稳住！”后羿喘气，怒瞪应龙：“兄弟，你搞啥！”应龙咬牙，强压幻觉，火隼重聚，可火灵已锁住他，焰鞭如龙，卷向他身。精卫眼疾手快，扑向应龙，推他滚落岩台，自己肩头被鞭影擦过，衣衫焦黑，痛得闷哼。幽幽玉佩光芒一闪，风影锁针飞射，击中火灵双眼，逼它后退。她冷静道：“精卫，退！我们重整！”

四人退至岩壁后，后羿喘气，怒道：“应龙，你差点害死我！”精卫揉着肩，项链黄光狂闪，怒瞪应龙：“你又被戒指搞乱！到底藏了啥！”应龙脸苍白，戒指光芒暗淡，声音沙哑：“我……没想害人。戒指让我看见我娘，说我再战会失控。”他握拳，眼神痛楚：“我怕……怕自己变成怪物。”幽幽目光如水，沉稳道：“应龙，你的恐惧，赏今正欲利用。戒指的黑暗，或与你母之死有关，需坦言。”精卫咬唇，项链一烫，语气尖锐：“你老不说清楚，我们怎么信你！”

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如泪，声音低沉：“我娘死前，把戒指给我，说它能护我。可它……像是赏今的影子，控制我的心。我不想失控，害你们。”他抬头，看向精卫，眼中闪过恳求：“小鸟，信我，我不想当敌人。”精卫盯着他，项链渐渐冷却，叹气：“好，我再信你一次。但你得管住它！”后羿挠头，拍他肩：“兄弟，有啥一块儿扛，别自己憋着！”幽幽点头，语气深邃：“心魔难防，需齐心。”

精卫深吸气，目光转向红石：“不能拖了！我们再来！”她和幽幽对视，默契点头。幽幽玉佩光芒流转，化光索缠住岩壁，精卫持反光镜冲出，镜面折返焰鞭，逼火灵分神。后羿石弹连发，扰乱岩浆流，喊：“应龙，稳住！”应龙咬牙，戒指光芒刺眼，他低吼：“我能行！”身形化作岩浆流，贴地滑向红石。火灵怒吼，焰鞭追来，幽幽锁针再射，击中鞭根，精卫镜光一闪，焰鞭折返，烧伤火灵手臂。应龙趁隙跃起，抓向红石，戒指幻觉再起，母亲低语：“放手！”他咬破舌尖，血腥味冲散幻觉，怒吼：“你不是她！”红石入手，赤光暴涨，火灵惨唳，化作火星，消散于湖中。

四人喘气，退至荒漠边缘。红石在应龙手中脉动，精卫揉肩，笑：“成了！第二块！”后羿哈哈大笑：“小丫头，你这镜子耍得帅！”幽幽收起锁针，微笑：“精卫的勇，应龙的坚，完美配合。”她看向应龙，语气深邃：“你的意志，胜过了戒指。”应龙低头，戒指光芒暗淡，苦笑：“可我还是拖了后腿。”

精卫皱眉，项链黄光一闪，语气沉重：“应龙，你的心魔，到底多深？我们要去中海，你这样，我们怎么放心？”应龙沉默，戒指微光如刀，眼神复杂：“我只想报仇，灭赏今。但这戒指……我怕它不是帮我。”精卫咬唇，心头沉甸甸，信任的裂缝如荒漠的风，冷冷吹过。幽幽目光沉静：“中海更凶，需齐心。应龙，你的路，我们陪你走。”后羿拍弓，咧嘴：“对！下块石头，我再来一招！”

火山低吼，沙暴渐近。红石赤光脉动，青石在精卫怀中共鸣，像在诉说女娲的遗愿。幽幽看向远方，声音沉稳：“中海的黑石，下一个试炼。赏今的影子，已在逼近。”精卫握紧项链，笑，可瞥了应龙，心头沉重。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暗藏波澜，像在低语：危险，比火更烈。

**第十章：赏今之影**

北方幽暗森林如冥界之门，巨树参天，枝桠交错，遮蔽星月，黑暗如墨流淌。地面腐叶堆积，散发霉湿腥气，藤蔓如蛇，缠绕古木，偶有磷火飘忽，似鬼眼窥伺。风过林隙，低吟如泣，夹杂兽吼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四人穿行林间，精卫紧握青石与红石，项链黄光跳跃，烫得掌心刺痛，指向森林深处。应龙红袍暗如夜雾，脸变化迟缓，戒指微光闪烁，藏着戒备。后羿背着猎弓，步伐沉重，眼神不时飘向远方，似有心事。幽幽白袍蒙灰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黯淡，沉声道：“黑石藏于林心，赏今的影子在此更浓。小心，心魔最易滋生。”

精卫咬牙，项链一烫，像是黄帝的呼喊：“黑石拿下，离救爹娘又近一步！”她目光扫过后羿，心头一沉。这几天，他话少了，眼神总像背着债。应龙瞥她，脸一变，挤出笑：“小鸟，瞪啥？怕我又被戒指坑？”精卫冷哼：“你管好自己，别拖后腿。”她语气尖锐，转向后羿，柔声道：“后裔，你没事吧？看着不对劲。”后羿一愣，挠头，勉强咧嘴：“没事，就是……想我爹了。”幽幽目光如水，沉稳道：“思亲易乱心，赏今或趁虚而入，需警醒。”

林深处，一座石台浮现，苔藓斑驳，散发幽光。台上，黑石悬浮，拳头大小，暗光吞噬周围，似无底深渊。精卫眼睛一亮：“黑石！”可石台四周，磷火骤盛，化作幽灵兽，高丈余，形如巨狼，毛发如雾，双眼血红，爪牙透寒光。它低吼，声音如千鬼齐哭，震得林木颤动。精卫握紧项链，低喝：“准备！”幽幽玉佩化光盾，后羿搭弓，应龙戒指彩光流转。可后羿突然一僵，弓弦松弛，眼神涣散，喃喃道：“爹……我没用，害你病重……”他脑中，黑雾升腾，赏今的声音如毒：“背叛他们，我给你爹仙药！”

精卫心头一震，项链黄光狂闪，喊：“后裔，醒醒！”她冲到他身前，挡住幽灵兽的爪击，光盾裂纹四溅。幽幽沉声道：“赏今蛊惑他！精卫，唤他心！”应龙袍子一甩，彩光化隼，绕着幽灵兽乱舞，试图分神，可戒指光芒一闪，幻觉再起，母亲低语：“你也会害人……”他咬牙，强压心魔，隼影断续。后羿却退后一步，弓箭对准精卫，眼神挣扎：“我爹……需要药……”精卫咬唇，项链烫如烈焰，喊：“后裔，你爹要你做英雄，不是叛徒！我们是一家人，会帮你救他！”她目光炽热，像是点燃黑暗的火。

后羿一颤，黑雾在他眼中消散，赏今的低语被精卫的声音压碎。他丢下弓，跌坐地上，哽咽：“精卫，我……我差点……”精卫拉他起来，项链黄光柔和：“没事，你回来了。”幽幽光盾撑住，沉声道：“幽灵兽试我们团结，赏今借隙挑拨，需齐心！”可幽灵兽怒吼，爪影如风，盾裂缝更深。应龙彩光重聚，喊：“我拖它！”他化作巨蟒，缠住幽灵兽，彩光惑目。精卫抄起黑岩，砸向兽眼，逼它后退。后羿抹泪，搭弓，箭矢如电，击中兽爪，血雾弥漫。

幽灵兽咆哮，雾化身形，瞬移至石台，血眼锁住四人，似在审判。精卫咬牙：“它要我们破绽！”她看向后羿，喊：“后裔，信我们！”后羿点头，石弹连发，扰乱兽影。幽幽锁针飞射，击中兽颈，沉声道：“一起上！”应龙蟒身收紧，彩光暴涨，可戒指幻觉再起，他踉跄。精卫冲向石台，项链黄光大盛，抓向黑石。幽灵兽爪击扑来，精卫滚落，肩头血痕。后羿怒吼，三箭齐发，钉住兽爪，幽幽光索缠住兽身，应龙咬破舌尖，彩光化剑，刺入兽心。幽灵兽惨唳，化雾消散，黑石落入精卫手中，暗光脉动，如叹息。

四人喘气，退至林边。黑石在精卫手中吞光，青石、红石共鸣，似女娲低语。后羿低头，声音沙哑：“精卫，谢谢……我差点害了你们。”精卫揉肩，笑：“一家人，不说谢。你爹的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项链黄光柔和，像在安慰。幽幽收起锁针，微笑：“后裔，你的归来，证明我们心坚。”她看向应龙，语气深邃：“应龙，你的戒指，又乱阵脚。”应龙脸苍白，戒指光芒暗淡，苦笑：“它让我怕……怕害人。我不想重蹈覆辙。”精卫皱眉，项链一闪，语气沉重：“应龙，你的心魔，赏今在用。黑石到手，可你还藏着啥？”

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如刀，声音低沉：“我只想灭赏今，报仇。可这戒指……像他的眼，盯着我。”精卫咬唇，心头沉甸甸，信任的裂缝如林风，冷冷吹过。幽幽目光沉静：“中海的白石，下一个试炼。赏今的影，已在逼近。”后羿拍弓，强笑：“下块石头，我不掉链子！”精卫握紧黑石，笑，可瞥了应龙，心头沉重。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暗藏波澜，像在低语：危险，比林更暗。

**第十一章：爱与欺骗**

宁静山谷如一幅水墨未干，绿茵如毯，溪水蜿蜒，波光粼粼，映着天际微霞，碎银般闪烁。野花缀于草丛，紫堇白芷，清香随风，拂过鼻尖，柔得像母亲的低语。远处的雪峰披银，莹光刺目，似仙境降凡，却暗藏寒意，风过林隙，带一丝莫名凉意，如刀尖轻划皮肤。古树参天，枝叶交叠，斑驳光影洒落，宛若破碎的梦。四人沿溪缓行，精卫紧握青石、红石与黑石，项链黄光跳跃，烫得掌心生疼，似针刺，指向谷心深处。应龙红袍流转幽绿，似林间暮色，脸变化迟缓，眉眼间藏着波澜，戒指微光闪烁，如暗星欲坠。后羿背着猎弓，步伐轻快，哼着山野小调，笑声清亮：“这谷子，总算不像火山烤人了！”幽幽白袍如雪，袍角沾露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柔和如月，声音沉静：“白石近了，赏今的影更浓。表象如镜，勿陷其中。”

暮色渐浓，团队择溪边扎营，篝火噼啪，火星如萤，映出四人疲惫却坚定的脸。精卫盘膝而坐，揉着酸痛的肩，项链黄光柔和，似在低语，她叹气：“黄帝还在中海，爹娘的影子，总在我梦里晃。”她声音低哑，带着一丝少女的脆弱。应龙坐在她身旁，红袍铺地，似一摊暗血，他脸一变，嘴角翘起，挤出笑：“小鸟，皱眉干嘛？累了？我给你变个戏法？”精卫白他一眼，嘴角却不由上扬：“你少贫嘴，老实点。”应龙低笑，袍袖轻甩，戒指光芒一闪，化出一群萤火虫，绿光点点，绕着精卫起舞，似星辰坠入凡间。精卫愣住，项链一烫，脸颊微红，眼中映着绿光，嗔道：“你……这干嘛？”应龙脸不变，眼神却温柔如水，声音低沉：“逗你开心。小鸟，你的笑，比五色石还亮。”精卫哼了声，笑出声，声音清脆如铃，项链黄光跳跃，似在应和。两人目光交缠，篝火映出他们的影子，交叠如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暖意，甜得像花蜜，黏得化不开。

后羿啃着干粮，斜眼看他俩，咧嘴：“你们俩，甜得我牙疼！小鸟，悠着点，这家伙脸变得比风快！”幽幽坐在火边，玉佩光芒一闪，微笑中藏着警醒：“精卫，应龙，心动需慎。赏今擅蛊惑，戒指未明，勿忘前车。”精卫一愣，项链冷却，目光滑向应龙的手，戒指微光如刀，刺得她心头一紧。她皱眉，声音低沉：“对，你那戒指，到底啥来头？每次都乱你心！”应龙笑容一僵，戒指光芒刺眼，似在抗拒，他低头，声音沙哑：“它是我娘留的，护我，也……像赏今的眼，盯着我。我怕它控制我，怕……”他抬头，眼中痛楚如潮，“怕害了你，小鸟。”精卫咬唇，项链黄光一闪，心乱如麻，声音微颤：“应龙，我信你。可你的秘密，像雾，挡着我。”她顿了顿，目光炽热：“你若真心，就别让我猜！”应龙沉默，篝火一暗，似叹息，夜风吹过，凉意刺骨。

翌日清晨，幽幽停下脚步，玉佩光芒乱颤，似心跳，她袍袖微抖，声音低沉：“我感母亲的魂，在白石中更强，似在呼唤。赏今若得石，母亲永魂或毁，需速行！”她眼中闪过泪光，旋即敛去，背影如松。精卫点头，握紧项链，黄光炽热：“走！黄帝，爹娘，都等着！”谷心一座玉台浮现，晶莹剔透，似冰雕月宫，台上白石悬浮，拳头大小，莹光如霜，似星辰封于冰心，散发寒意，刺得皮肤生疼。精卫眼睛一亮：“白石！”可台前雾气升腾，凝成狡诈之灵，形如人面狐身，九尾摇曳，尾尖如针，眼瞳如镜，映出四人倒影，笑声如银铃，清脆却寒：“女娲之女，山海经后人，猎人之子，龙宫双面人，欢迎试炼！”它目光锁应龙，嘴角狞笑，声音如刀：“你的心，半忠半叛，藏着赏今的影，选吧，忠诚何在？”

精卫心头一震，项链狂闪，喊：“别听它！”她冲上前，试图挡住应龙，可狡诈之灵挥尾，幻境骤起，四人身周黑雾弥漫。应龙眼前，母亲身影浮现，血染白衣，哀求：“你是赏今的子，背叛吧！”戒指光芒暴涨，刺得他双目生疼，他踉跄跪地，彩光乱颤，似心裂。黑雾中，赏今低笑：“你生于我，忠于我。”应龙咬牙，汗湿额角，声音嘶哑：“不……我不是你的！”可幻觉更烈，母亲与赏今交错，他眼中忠诚摇摇欲坠。幽幽玉佩化光盾，撑住雾压，沉声道：“它试我们心！应龙，守本心！”后羿搭弓，箭矢如电，射向灵眼，逼它尾影一缩，喊：“兄弟，醒醒！你不是叛徒！”精卫扑到应龙身前，握住他冰冷的手，项链黄光炽热如焰，声音颤抖却坚定：“应龙，你是我们的！你的笑，你的戏法，都是真的！别信赏今！”她眼中泪光闪烁，似要烧透黑雾。

应龙喘气，戒指光芒刺眼，幻觉如潮，他低吼，咬破舌尖，血腥味冲散黑雾，怒喊：“我不是他的！”彩光化剑，刺向狡诈之灵，剑气如虹，灵笑声骤停，尾影扫来，掀起狂风。精卫抄起溪边玉石，掷向灵尾，石屑飞溅，逼它分神，喊：“一起上！”幽幽锁针如雨，飞射灵颈，针光如星，刺得灵身一颤。后羿石弹连发，扰乱幻境，弹石击地，震起尘雾。应龙彩光暴涨，剑影如潮，可灵尾一挥，幻境再起，他眼中母亲低语：“你会害她……”他心一痛，剑势一滞。精卫瞥见，咬牙冲向玉台，项链黄光大盛，似黄帝的呼唤，她纵身一跃，抓向白石。狡诈之灵怒啸，尾击如鞭，精卫滚落，臂膀血痕，衣衫撕裂，痛得闷哼。

应龙见状，眼中清明一闪，低吼：“小鸟！”他彩光化龙，鳞光如虹，缠住灵身，龙爪扣住灵颈，剑刺灵心。幽幽光索如网，缠住灵尾，沉声道：“封！”后羿三箭齐发，箭矢如流星，钉住灵眼，血雾弥漫。狡诈之灵惨笑，声音如冰：“双面人，你的路，未定……”它身形化雾，消散于风，白石落入精卫手中，莹光脉动，如月泪流，寒意刺骨，似在低语未完的命数。

四人跌坐溪边，喘息未定。白石在精卫手中生辉，青石、红石、黑石共鸣，似女娲的叹息，低沉而悠长。精卫揉着臂膀，血痕刺痛，挤出笑：“第四块！黄帝，爹娘，等我！”她声音沙哑，带着倔强的光。后羿哈哈大笑，拍弓：“小丫头，你冲得比豹子猛！那狐狸，估计气炸了！”幽幽收起锁针，目光深邃，微笑中藏着疲惫：“白石得手，母亲的魂更近一步。然赏今的蛊惑，也更烈。”她转向应龙，声音沉稳却如刀：“应龙，你的摇摆，险毁我们。戒指的影，需断。”

应龙低头，脸苍白如纸，戒指光芒暗淡，似在挣扎。他抬起眼，目光落在精卫脸上，声音沙哑，带着从未有过的脆弱：“小鸟，我喜欢你。从你笑的那刻起，我就想护你。可这戒指……它说我是赏今的影，我怕它真让我背叛。”他握拳，指节发白，眼中痛楚如潮：“我娘留它时，说它会指引我，可它像毒，渗进我心。我不想害你，可我怕……怕控制不了。”精卫心头一震，项链黄光柔和，似在安慰，她脸颊微红，眼中却闪过痛楚，声音低沉：“应龙，你的喜欢，我信。可你的秘密，像刀，割着我的心。”她咬唇，语气沉重：“白石到手，可中海最后一战，我不想猜你的心！我怕……”她顿了顿，眼中泪光一闪，“怕你选错。”

应龙沉默，戒指微光如刺，似在嘲笑。他低头，声音几不可闻：“我不想选错。”后羿挠头，插话，语气半急半暖：“兄弟，爱就坦白点！小鸟急得跟啥似的，你别藏了！”幽幽目光如水，沉稳道：“应龙，你的忠诚，需自己证明。中海黄石，是最后试炼。赏今的影，已在逼近。”精卫握紧白石，莹光映着她的脸，笑意苦涩，心头沉甸甸，爱与怀疑，如谷中寒风，冷冷吹过，割得心口生疼。

溪水低吟，雪峰莹光渐暗。白石光芒脉动，似在诉说女娲的遗愿，幽幽看向远方，声音沉稳如磐：“中海黄石，赏今的终局已近。我们，需更齐心。”后羿拍弓，强笑：“最后一战，我射爆那老魔！”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暗藏波澜，似在低语：忠诚，悬于一线，摇摇欲坠。

**第十二章：中海深渊**

中海深渊如天地之殞，黑浪滔天，怒吼如万兽齐鸣，腥风扑面，刺得皮肤生疼。海面黑雾弥漫，浓得化不开，遮蔽星月，唯有点点磷光漂浮，似鬼火引魂。暗流涌动，漩涡如巨口，吞噬一切光亮。岛屿嶙峋，形如獠牙，岩壁上覆满湿苔，散发腐臭，似血肉溃烂。四人乘一叶扁舟，破浪前行，舟身摇晃，似随时倾覆。精卫紧握青石、红石、黑石、白石，项链黄光狂跳，烫得掌心如烙，似烈焰焚心，指向深渊核心。她长发被腥风吹乱，眼中燃着倔强的火，嘴唇紧抿，似在与命运较量。应龙红袍湿透，紧贴身躯，脸变化迟缓，戒指微光闪烁，如暗星欲坠，眼神藏着暴风雨。后羿背着猎弓，双手紧握船舷，汗湿额角，强笑：“这海，比鬼林还邪！”幽幽白袍染灰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黯淡，声音沉静如磐：“黄石在深渊，黄帝亦在。赏今的爪牙，必倾巢而出，需齐心。”

精卫咬牙，项链一烫，似黄帝的呼喊在她心头炸响：“爹娘，黄帝，我来了！”她目光扫过应龙，心头沉甸甸。自谷中一战，他的戒指越发诡谲，爱意与秘密交织，让她心乱如麻。应龙察觉她的注视，脸一变，挤出笑：“小鸟，瞪啥？怕我跳海跑了？”精卫冷哼，声音低沉：“你管好你的戒指，别又害人。”应龙哼了声，戒汗光芒一闪，眼神复杂，似在压抑风暴。幽幽目光如水，沉声道：“中海是赏今巢穴，心魔最烈。应龙，精卫，勿让裂痕毁事。”

舟行至一巨岛，岩壁如刀，中央裂缝喷薄黑雾，似地狱之门。精卫项链黄光暴涨，烫得她掌心血痕，指向裂缝深处：“黄石在那！”可黑雾中，一道身影踏浪而来，高大如山，龙鳞披身，双眼赤红，手中珊瑚矛闪着血光。他低笑，声音如裂冰：“女娲之女，龙宫弃子，欢迎送死。”应龙一震，戒指光芒刺眼，脸霎时苍白，声音嘶哑：“南海太子……你杀了她！”他眼中燃起仇焰，似要焚尽一切。精卫心头一紧，项链一烫，喊：“应龙，冷静！”可太子狞笑：“你娘？她挡我路，死得活该。赏今赐我新生，你也该臣服！”他矛影如龙，刺向扁舟。

幽幽玉佩化光盾，挡住矛锋，盾裂纹四溅，沉声道：“他已被赏今腐化，勿硬拼！”后羿搭弓，箭矢如电，擦着太子鳞甲，钉入岩壁，震得碎石飞溅：“这家伙，硬得像铁！”应龙却不管不顾，戒指光芒暴涨，彩光化龙，扑向太子，龙爪扣住矛身，怒吼：“还我娘！”太子矛影如网，鳞甲喷黑雾，逼得应龙彩光断续。精卫咬牙，抄起船板，掷向太子，板碎如屑，逼他分神，喊：“应龙，别独战！”可应龙眼中只有仇焰，龙身缠住太子，彩光化剑，刺向鳞甲，血雾弥漫。太子惨笑，矛刺应龙肩头，血染红袍。

精卫心头一痛，项链狂闪，扑向应龙，推他滚落海面，自己被黑雾擦过，衣衫撕裂，臂膀灼痛。幽幽光索缠住太子矛身，锁针飞射，击中他眼眶，血光迸发。后羿石弹连发，扰乱黑雾，喊：“兄弟，醒醒！”应龙喘气，戒指幻觉袭来，母亲血染白衣，低语：“杀了他，为我……”他咬破舌尖，血腥味冲散幻觉，彩光暴涨，龙爪撕裂太子胸鳞，剑刺心脏。太子惨嚎，鳞甲崩裂，化作黑雾，消散于海。应龙跌坐舟中，肩血如注，戒指光芒暗淡，眼中仇焰渐熄，化作空洞，似失魂。

精卫揉臂，项链冷却，怒瞪应龙：“你疯了！差点害死我们！”她声音颤抖，带着痛楚：“你为报仇，连我们都不管？”应龙低头，声音沙哑：“他杀了我娘……我没法停。”他握拳，指节发白，戒指微光如刺：“可我不想害你，小鸟。”后羿挠头，叹气：“兄弟，仇得报，但你这样，吓死人！”幽幽目光深邃，沉声道：“应龙，你的仇，赏今正欲利用。戒指的影，未断。”精卫咬唇，项链黄光一闪，心头沉重：“应龙，我信你的心，可你的路，太独了。”她眼中泪光一闪，转身，背影孤单。

裂缝深处，一座石台浮现，覆满海藻，散发幽光。台上，黄石悬浮，拳头大小，金光脉动，似日心跳动。精卫项链黄光炽热，烫得她掌心血泡，指向石台。她深吸气，声音低沉：“黄石……黄帝……”四人踏入裂缝，黑雾如潮，空气冰冷，似刀割喉。石台前，一道身影站立，高大威严，披金甲，手持古剑，面容熟悉却陌生——黄帝！精卫心跳停滞，项链狂跳，泪涌而出：“黄帝！”她扑上前，喊：“我们来了！”可黄帝转头，眼瞳黑如深渊，嘴角狞笑，声音如冰：“女娲之女，送石来了？”黑雾自他身涌出，化作赏今的影，狰狞如魔。

精卫踉跄后退，项链烫得似要焚身，声音颤抖：“你……不是黄帝！”她脑海闪过爹娘的笑，山海经的歌，泪水滑落：“你夺了他！”赏今低笑，声音如万针刺心：“他早臣服我。你，也该如此。”黄帝剑影如风，劈向精卫。幽幽光盾撑开，裂纹四溅，沉声道：“赏今附身，勿被惑！”后羿箭矢连发，擦着金甲，喊：“小鸟，醒醒！”应龙彩光化龙，缠住剑锋，可戒指光芒一闪，幻觉再起，母亲低语：“你也该臣服……”他咬牙，彩光断续。

精卫擦泪，项链黄光如焰，似爹娘的呼唤，她低吼：“你不是他！”她冲向石台，抄起海藻，掷向黄帝，逼他分神。幽幽锁针如雨，击中金甲缝隙，后羿石弹扰乱黑雾。精卫纵身一跃，抓向黄石，赏今怒吼，剑锋刺来，精卫滚落，胸口血痕，痛得喘不过气。应龙见状，眼中清明一闪，怒吼：“小鸟！”彩光化剑，刺向黄帝肩甲，逼他后退。幽幽光索缠住剑身，后羿三箭齐发，钉住黄帝足甲。精卫咬牙，爬起，项链黄光大盛，抓向黄石。黄石入手，金光暴涨，似日升，赏今惨笑：“五石齐，你也逃不过我！”黄帝身形一颤，黑雾退散，眼神清明一瞬，低语：“精卫……走……”旋即昏倒。

四人跌坐石台，精卫抱黄帝，泪如雨下，项链黄光柔和，似在安慰。黄石在她手中脉动，青石、红石、黑石、白石共鸣，似女娲叹息。后羿喘气，拍弓：“小丫头，你太猛了！”幽幽收起锁针，目光深邃：“黄石得手，母亲的魂可安。然赏今未灭，黄帝需护。”她看向应龙，沉声道：“你的仇，险毁我们。”应龙低头，肩血未干，戒指光芒如刀，声音沙哑：“我杀了太子，为我娘……可我没想害你们。”他看向精卫，眼中痛楚：“小鸟，我的心，你还信吗？”

精卫擦泪，项链冷却，声音低沉：“应龙，你的仇，我懂。可你独战，割开我们。”她顿了顿，眼中泪光闪烁：“我怕你的心，离我太远。”应龙沉默，戒指微光刺目，似在嘲笑。后羿挠头，劝道：“兄弟，小鸟急了，你说清楚！”幽幽目光如水：“赏今的影，在你戒指，在黄帝身。需齐心，灭他。”精卫抱紧黄帝，握紧黄石，笑意苦涩，心头沉甸甸，过去与现在，如海风，冷冷吹过。

中海低吼，黑雾未散。黄石金光脉动，似在诉说未完的终局。幽幽看向远方，声音沉稳：“赏今未死，封魔之战，在前。黄帝需醒，我们，需更坚。”后羿拍弓，强笑：“老魔，给我等着！”应龙低头，戒指微光暗藏波澜，似在低语：复仇，孤路一线。

**第十四章：最后一战**

中山圣坛屹立云端，宛若天柱刺破苍穹。坛台由白玉砌成，纹刻山海古篆，泛着莹莹星辉，周围仙雾缭绕，夹杂草木清香，似女娲低语。远处的雪峰如龙脊，刺目银光映着天际微霞，空气清冽，带着刺骨寒意，仿佛天地屏息，静待终局。坛心一尊石鼎，古老斑驳，鼎内五色光晕流转，似创世之初的脉动。四人护着黄帝踏上坛台，精卫紧握青石、红石、黑石、白石、黄石，项链黄光狂跳，烫得掌心血泡破裂，似烈焰焚魂，眼中燃着不屈的火。应龙红袍染血，肩伤未愈，脸变化迟缓，戒指微光闪烁，如暗星欲坠，眼神藏着风暴。后羿背着猎弓，汗湿额角，强笑：“这地方，神气！老魔，准备挨箭吧！”幽幽白袍如雪，袍角沾血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炽热如焰，声音沉静如磐：“圣坛是女娲封魔之地，赏今的魂，必在此现。团结，或灭。”

精卫咬牙，项链一烫，似爹娘的呼喊在她心头炸响：“黄帝，爹娘，我们要赢！”她扶着黄帝，他金甲暗淡，眼神时清时浊，赏今的黑雾仍在他身周游走，似蛇缠骨。她目光扫过应龙，心头沉甸甸。他的戒指，始终如刀，割着她的信任。应龙察觉她的注视，脸一变，挤出笑：“小鸟，瞪啥？怕我又乱来？”精卫声音低沉，带着痛楚：“应龙，你的戒指，今天得断。”应龙一愣，戒指光芒刺眼，眼神复杂，似在压抑恐惧。幽幽目光如水，沉声道：“赏今的魂，借心魔而生。应龙，你的戒指，是他最后之锚。”

圣坛震颤，黑雾自鼎内喷薄，化作赏今的魂影，高丈余，面目狰狞，双眼如黑渊，笑声如万针刺心：“女娲之女，龙宫弃子，五石齐，送死罢了！”黑雾如潮，席卷坛台，空气冰冷，似刀割喉。黄帝一颤，眼中黑光暴涨，低吼：“精卫……臣服他……”赏今低笑：“他已是我。”精卫泪涌，项链黄光炽热，似要焚身，喊：“你不是黄帝！”她脑海闪过爹娘的笑，山海经的歌，泪水滑落：“我不会让你毁他！”

幽幽踏前，玉佩光芒暴涨，五色光如虹，连接五石，鼎内光晕大盛，似创世之焰。她声音清亮，带着决绝：“母亲的魂，护我！五石，启！”五石飞入鼎中，青红黑白黄，五光交织，化作光柱，刺破黑雾。赏今怒吼，魂影扑向幽幽，黑雾如爪。后羿搭弓，箭矢如流星，射向魂眼，逼它一滞，喊：“老魔，吃我一箭！”精卫抄起玉石，掷向魂爪，石屑飞溅，护住幽幽，喊：“坚持！”可赏今魂影分化，扑向黄帝，欲吞其身。

应龙戒指光芒刺眼，幻觉袭来，母亲血染白衣，低语：“臣服赏今，你是我子……”他踉跄，彩光乱颤，赏今低笑：“你生于我，毁戒指，你亡！”应龙眼中仇焰与恐惧交织，戒指如毒蛇，噬咬心魂。他瞥精卫，泪光闪烁，项链黄光似在呼唤，他低吼：“小鸟，我不做他的傀！”他咬破舌尖，血流满颌，彩光化剑，刺向戒指。戒指裂帛一声，爆出黑光，化作黑雾，融入赏今魂影。应龙跌跪，肩血迸发，彩光黯淡，眼中却清明如水，沙哑道：“我……自由了。”

赏今魂影暴涨，黑雾如海，压向光柱，鼎身裂纹四溅。幽幽玉佩光芒乱颤，血丝自嘴角溢出，声音颤抖：“我需祭力，封石！”她袍袖一挥，玉佩裂开，五色光融入光柱，鼎内五石光芒大盛，似女娲降临。赏今惨嚎，黑雾被光柱吞噬，魂影缩小，怒吼：“你们灭不了我！”黄帝一震，眼中黑光退散，金光重现，低语：“精卫……好……”他起身，古剑挥出，剑气如虹，斩向魂影。精卫泪流，项链黄光柔和，扑向黄帝，抱住他：“你回来了！”后羿哈哈大笑，箭矢连发，扰乱黑雾：“老魔，滚吧！”

光柱暴涨，鼎身震颤，五石光芒凝为光球，吞噬赏今魂影。幽幽跌坐，脸色苍白，玉佩碎如尘，气息微弱，声音低沉：“母亲的魂……安了。”她看向精卫，微笑：“封印成，赏今永逐。”精卫扶她，泪光闪烁：“幽幽，你……”幽幽摇头，目光深邃：“牺牲小我，护苍生，母亲之志。”后羿挠头，哽咽：“你太猛了，姐！”应龙挣扎起身，眼中泪光，沙哑道：“幽幽，谢谢……我差点……”他看向精卫，声音颤抖：“小鸟，我没背叛。”

圣坛光辉渐熄，鼎内五石暗淡，封印完成。黄帝站起，金甲生辉，目光柔和：“精卫，女娲后人，你们救我，救天下。”他看向四人，声音如钟：“山海经续，需你们。”精卫擦泪，项链黄光柔和，似爹娘的笑，点头：“我会的！”后羿拍弓，咧嘴：“黄帝，啥时候教我两招？”幽幽起身，气息虚弱，微笑：“母亲的魂，护我们。”应龙低头，手中戒指碎片如灰，眼中清明，声音低沉：“小鸟，我的心，从今清了。”

精卫看向他，心头一暖，项链黄光跳跃，脸微红，嗔道：“你这家伙，吓死我了。”她顿了顿，眼中泪光，声音柔和：“应龙，欢迎回来。”应龙笑，脸不变，眼中却如星：“小鸟，我不走了。”后羿哈哈大笑：“你们俩，甜得我又牙疼！”幽幽目光如水，沉稳道：“团结，胜黑暗。山海未平，我们再行。”

中山雪峰生辉，圣坛光晕如梦。五石封印，赏今永逐，天地清明。精卫握紧项链，笑，眼中却闪过爹娘的影，心头沉甸甸，未来如风，悠悠吹过。

**第十四章：最后一战**

中山圣坛高踞云巅，宛若天柱刺破穹苍。白玉坛台雕刻山海古篆，泛着星辉莹光，仙雾缭绕，夹杂草木清香，似女娲低语呢喃。雪峰如龙脊，银光刺目，映着天际微霞，空气清冽，寒意刺骨，仿佛天地屏息，为终局静待。坛心石鼎古朴斑驳，鼎内五色光晕流转，似创世初的脉动。四人护着黄帝踏上坛台，精卫紧握青石、红石、黑石、白石、黄石，项链黄光狂跳，烫得掌心血泡破裂，似烈焰焚魂，眼中燃着不屈的火，泪痕未干。应龙红袍染血，肩伤未愈，脸变化迟缓，戒指微光闪烁，如暗星欲坠，眼神藏着风暴。后羿背着猎弓，汗湿额角。幽幽白袍如雪，袍角沾血，手按玉佩，五色光炽热如焰，声音沉静如磐：“圣坛乃女娲封魔之地，赏今之魂，必现于此。团结，或灭。”

精卫咬牙，项链一烫，似爹娘的呼喊炸裂心头：“黄帝，爹娘，我要你们回来！”她扶着黄帝，他金甲暗淡，眼神时清时浊，赏今的黑雾如蛇，缠绕他身，似噬骨之毒。她目光扫过应龙，心头沉甸甸，戒指的阴影如刀，割裂她的信任。精卫声音低沉，带着痛楚：“应龙，你的戒指，今天必须断。”应龙一愣，戒指光芒刺眼，眼神复杂，似在压抑恐惧。幽幽目光如水，沉声道：“赏今之魂，借心魔而生。应龙，你的戒指，是他最后之锚。”

圣坛震颤，黑雾自鼎内喷薄，化作赏今的魂影，高丈余，面目狰狞如鬼，双眼如黑渊，笑声如万针刺心，撕裂耳膜：“女娲之女，龙宫弃子，五石齐，送死罢了！”黑雾如潮，席卷坛台，空气冰冷，似刀割喉。黄帝一颤，眼中黑光暴涨，低吼：“精卫……臣服他……”赏今低笑，声音如冰：“他已是我。”精卫泪涌，项链黄光炽热，似要焚身，脑海闪过爹娘的笑，山海经的歌，泪水滑落，声音嘶哑：“爹娘……你们在哪？”她扑向赏今魂影，项链狂跳，怒喊：“你把他们拐哪去了！”

赏今魂影狞笑，嘴角裂至耳根，指了指肚子，声音如雷：“吃了！他们的魂，甜得很！”精卫心如刀绞，项链烫得血肉焦灼，似爹娘的惨呼，她踉跄后退，泪流满面，声音颤抖：“你……畜生！”她低吼，眼中燃起烈焰：“我杀了你！”她抄起玉石，掷向魂影，石屑飞溅，逼它一滞。后羿搭弓，箭矢如流星，射向魂眼，怒骂：“老魔，吐出来！”幽幽玉佩光芒暴涨，五色光如虹，连接五石，鼎内光晕大盛，似创世之焰，她声音清亮，带着决绝：“母亲的魂，护我！五石，启！”五石飞入鼎中，青红黑白黄，五光交织，化作光柱，刺破黑雾。

赏今怒吼，魂影扑向幽幽，黑雾如爪，撕裂光盾。精卫擦泪，项链黄光如焰，扑向幽幽，护住她，喊：“坚持！”后羿箭矢连发，扰乱黑雾，喊：“老魔，吃我一箭！”可赏今魂影分化，扑向黄帝，欲吞其身。应龙戒指光芒刺眼，幻觉袭来，母亲血染白衣，低语：“臣服赏今，你是我子……”他踉跄，彩光乱颤，赏今低笑：“毁戒指，你亡！”应龙眼中仇焰与恐惧交织，戒指如毒蛇，噬咬心魂。他瞥精卫，泪光闪烁，项链黄光似在呼唤，他脑海闪过她的笑，火fly戏法，谷中的暖意，低吼：“小鸟，我不做他的傀！”他咬破舌尖，血流满颌，彩光化剑，刺向戒指。戒指裂帛一声，爆出黑光，化作黑雾，融入赏今魂影。应龙跌跪，肩血迸发，彩光黯淡，眼中却清明如水，沙哑道：“我……自由了。”

赏今魂影暴涨，黑雾如海，压向光柱，鼎身裂纹四溅。幽幽玉佩光芒乱颤，血丝自嘴角溢出，声音颤抖：“我需祭力，封石！”她袍袖一挥，玉佩裂开，五色光融入光柱，鼎内五石光芒大盛，似女娲降临。她脸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袍角染血，似雪中红梅。赏今惨嚎，黑雾被光柱吞噬，魂影缩小，怒吼：“你们灭不了我！”黄帝一震，眼中黑光退散，金光重现，低语：“精卫……好……”他起身，古剑挥出，剑气如虹，斩向魂影。精卫泪流，项链黄光柔和，扑向黄帝，抱住他：“你回来了！”她哽咽，脑海爹娘的笑已成灰，心痛如刀：“爹娘……我来晚了。”

后羿哈哈大笑，箭矢连发，扰乱黑雾：“老魔，滚吧！”光柱暴涨，鼎身震颤，五石光芒凝为光球，吞噬赏今魂影。幽幽跌坐，玉佩碎如尘，气息若游丝，声音低沉：“母亲的魂……安了。”她看向精卫，微笑，眼中泪光：“封印成，赏今永逐。”精卫扶她，泪流如雨：“幽幽，你……”幽幽摇头，目光深邃：“牺牲小我，护苍生，母亲之志。”后羿挠头，哽咽：“你太猛了，姐！”应龙挣扎起身，眼中泪光，沙哑道：“幽幽，谢谢……我差点……”他看向精卫，声音颤抖：“小鸟，我没背叛。”

圣坛光辉渐熄，鼎内五石暗淡，封印完成。黄帝站起，金甲生辉，目光柔和：“精卫，女娲后人，你们救我，救天下。”精卫擦泪，项链黄光柔和，爹娘的死如针刺心：“……为他们，为这个世界。”后羿拍弓，咧嘴：“黄帝，啥时候教我两招？”幽幽起身，气息虚弱，微笑：“母亲的魂，护我们。”应龙低头，手中戒指碎片如灰，眼中清明，声音低沉：“小鸟，我的心，从今清了。”

精卫看向他，心头一暖，项链黄光跳跃，脸微红，嗔道：“你这家伙，吓死我了。”她顿了顿，眼中泪光，声音柔和：“应龙，欢迎回来。”应龙笑，脸不变，眼中却如星：“小鸟，我不走了。”幽幽目光如水，沉稳道：“团结，胜黑暗。山海未平，我们再行。”

中山雪峰生辉，圣坛光晕如梦。五石封印，赏今永逐，天地清明。精卫握紧项链，笑，眼中爹娘的影如风逝，心头沉甸甸，未来如雾，悠悠吹过。

**第十五章：文明之曙**

中山，一座玉台飘在半空，散发五彩光晕，像是女娲留下的呼吸。幸存者聚集在这儿，衣服破烂，可眼里燃着希望，像黑夜里的萤火。幽幽白袍上沾满灰尘，身体虚弱，玉佩早碎，手握晶杖，杖尖五色光流转，像银河倾泻。她站在玉台上，眼神沉静如海，声音低沉：“这是庇护所，女娲的心愿，护人类重生。以此为中心，方圆6700公里画地为圆。”精卫紧握项链，黄光柔和，手里抱着竹简，刻满山海的秘密，泪痕未干，眼中却闪着倔强的光。应龙脱下红袍，换上白衣，脸清俊，不再变来变去，眼神清澈如水，戒指已成灰。黄帝金甲闪耀，站在人群前，目光如火，声音洪亮：“这儿是中华的起点，文明的开端！”

幽幽把晶杖往地上一插，五色光像水波扩散，笼罩平原，化成一道防护圈，晶莹流转，像天幕落下来，把岩浆和黑暗隔绝在外。圈里，草木冒芽，清泉涌出，空气甜得像春风。幸存者惊呼，孩子们跑来跑去，笑声清脆，打破死寂。幽幽嘴角流血，气息更弱，袍袖抖得厉害，却笑了：“母亲的魂，和五色石在一块儿，护着这新世界。这是新的地球。”精卫扶住她，项链光芒跳跃，泪水滑落：“幽幽，你……”幽幽摇头，眼神深邃：“我费了力，换大家平安，值了。”她看向黄帝，低声说：“黄帝，带他们往前走，续山海的梦。”黄帝点头，眼里闪过敬意，沉声说：“女娲的女儿，你的牺牲，我们永远记得。”

黄帝转身，面对幸存者，举起古剑，剑光亮得像太阳：“这儿是咱们的家，中华的根！建城，种地，传学问，开五千年！”人群举手喊，声音像海浪，震得晶石嗡嗡响。匠人抡斧头，石头木头变房子，农民撒种子，土地冒绿芽，孩子们唱歌，笑声飘远。精卫站在玉台上，摊开竹简，蘸墨写下山海的秘密：东海的神鸟，火山的火灵，暗林的怪兽，中海的恶战，赏今的罪，五石的光。她的笔抖得厉害，爹娘的笑在脑子里闪，像刀子扎心，泪滴在竹简上，墨晕开，像血。她低声说：“爹娘，你们的魂，在山海经里。”项链黄光柔和，像在安慰。她抬头，看黄帝，声音沙哑：“黄帝，《山海经》写完了，世界的秘密，我保住了。”黄帝接过竹简，眼神温暖：“精卫，你是山海的魂，中华的星。”

应龙走过来，白衣干净，脸清秀，眼神没了戒指的阴影。他轻声说：“小鸟，竹简重，我帮你拿？”精卫瞪他一眼，脸微红，哼道：“你这家伙，总算不换脸了！”她停了下，眼里泪光闪，声音软：“应龙，谢了……你没走。”应龙笑，眼亮得像星星：“小鸟，你一笑，我哪舍得走？”后羿哈哈笑，拍他肩：“兄弟，摘了面具，你还挺帅！”应龙笑，看三人，声音低：“赏今没了，可外头还有危险。我想守在外面，护这新家。”后羿拍弓，豪气说：“算我一个！没老魔，还有新魔，我的箭不闲！”幽幽站起身，气弱得像风，却笑：“我也去。母亲的心愿，护人类，永远不灭。”

三人肩并肩，眼神坚定，望向平原外的黑暗。精卫攥着项链，心沉得像石头，爹娘的死冷得像冰，可爱和兄弟情热得像火。她看向黄帝，声音响亮：“黄帝，中华交给你，我们守外头！”黄帝点头，剑指天空：“你们是山海的盾，中华的魂。去吧，天地看着！”幸存者齐喊，声音震天，晶光像雨，洒在平原上，像星星在祝福。

**（讲故事的人说）**

千年后，中华大地上，江河哗哗流，城市亮得像星星。《山海经》传下来，字里藏着英雄的血和泪。黄帝的梦，成了五千年的中华，诗书礼乐，文化耀眼，像太阳。可没人知道，地球的外围有一层人们看不见的幻境在默默保护他们，山海的后人用泪写书，龙宫的叛子摘下面具，猎人的儿子拿弓指黑夜。他们——精卫、应龙、幽幽、后羿，带着五色石，打败赏今，护住新生。他们的故事，化成了神话，刻在《山海经》里，永远流传，没人知道，他们真的存在过。

精卫化作一只神鸟，飞在东海，口衔石子，填海不止，誓护人民不被恶海吞走。女娲人头蛇身，创世之母，以五色石补天，魂守庇护所。应龙化作一条银龙，鳞光如月，翱翔天际，护雨降福。后羿是射日的英雄，挽弓射九日，保人间清明。盘古是开天辟地的巨人，斧劈混沌，化身山河。西王母是昆仑仙神，瑶池赐福，庇佑苍生。他们的传说，藏在山海经的每页，字字如星，照亮后人。

如今，你抬头看天，星星闪闪，知道那光从哪来吗？文明的开头，因他们的付出而亮，因他们的情而旺。《山海经》没写完，英雄没死，守护永远在。天地间，仿佛有声音在说：精卫填海，应龙飞云，女娲补天，后羿挽弓，中华的魂，永不灭。